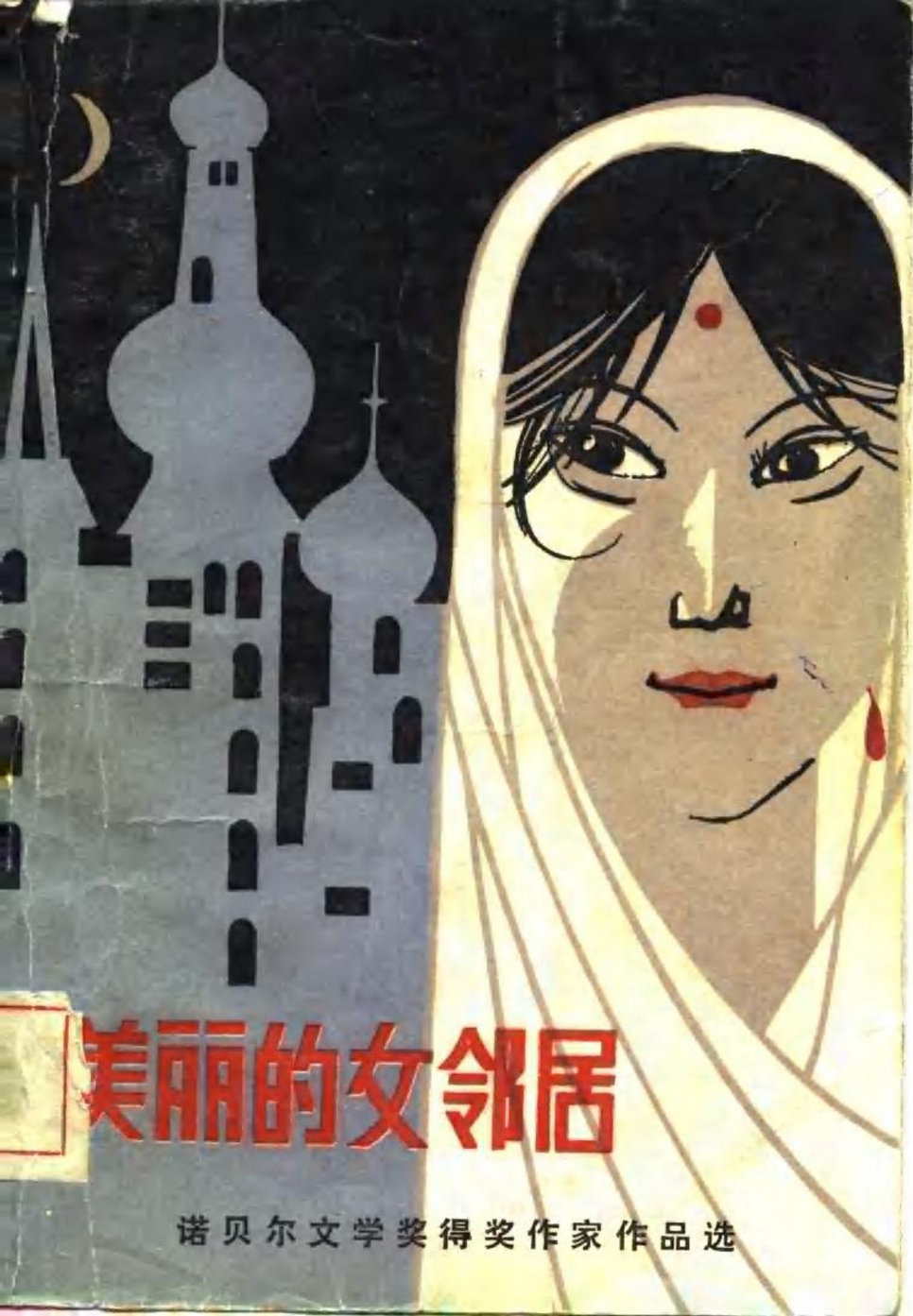




美丽的女邻居

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作品选

责任编辑 龙光沛
封面设计 石俊生

258
美丽的女邻居

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外国文学委员会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160千字 插页2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

书号10115·466 定价0.72元

目 录

序.....	寒 先 艾(1
〔印度〕泰戈尔著	
美丽的女邻居.....	徐 淦译(3)
〔英国〕萧伯纳著	
炮 灰.....	胡学文译(9)
皇帝和小女孩.....	李乐东 田在原译(23)
〔英国〕高尔斯华绥著	
顶 峰.....	陈瞻道译(37)
报 偿.....	郭苍远译(48)
〔俄国〕蒲宁著	
香 消 玉 殒.....	杨通荣译(56)
〔美国〕福克纳著	
红 叶.....	夏焕松译(66)
夕 阳.....	徐 淦译(101)
老 人.....	胡学文译(123)
〔法国〕加缪著	
来 客.....	孙 敏译(147)

〔美国〕斯培贝克著	
菊 花·····	陈薇丽译(167)
〔西德〕伯尔著	
圣 诞 癖·····	涂梅洁译(183)
出卖笑声的人·····	杨通荣译(214)
〔美国〕贝娄著	
冈札加的手稿·····	丁廷森译(218)
后 记·····	(254)

序

美丽的邻居

前几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些外国文学名著大半是重印解放前早已出过的译本，如《茶花女》、《巴黎圣母院》、《普希金小说选》、《生命与爱》等。近年来，他们改变了这个局面，大力组织本省的翻译工作者，陆续翻译出版了长篇小说《教父》、《大白鲨》，科幻小说《奇怪的驿站》之类。最近，又出版了《郑成功》、《新婚》、《为了面包》的中译本。这些翻译作品的出版，给我省的文艺园地增添了一些奇花异草，不但适应了广大读者的需要，而且对于外国文学的翻译还起到了扶植作用。

在创作与翻译互相促进，共同繁荣的大好形势下，作协贵州分会外国文学委员会配合贵州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组织了贵阳的部分中、青年翻译工作者翻译了欧、美、亚洲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十四个短篇小说。它们不同流派，风格各异，汇集成这本《美丽的女邻居》，译者要我在书的前面写几句话作为序言。我年轻时也很爱读外国小说，自学过一点英语，试译过一本《美国短篇小说集》（有一半是与友人合译的），后来日寇入侵，北平沦陷，我挈妇将雏，颠沛流离，辗转回到贵州教书，课余有时应编文学杂志的老朋友之

约，写些小说散文，翻译工作久已放弃。不过，当时大批翻译名家云集贵阳花溪，倒也热闹过一阵。谢六逸、潘家洵、杨宪益、曹未风、方敬、吕荧、李从弼、朱厚锬这些同志精通外语，中文也有相当修养，一面在贵大和师院任课，一面兢兢业业地翻译莎士比亚、易卜生和肖伯纳的剧本，托尔斯泰、菲尔丁和吉辛的小说。在方敬和我分别主编的“阵地”和“新垒”文艺副刊上，也发表过一些短小的翻译作品，文通书局还出版过茅盾编辑的《世界现代短篇小说选》，曹未风译的莎士比亚剧本，朱厚锬译的《文苑外史》等等。

其实，那些年代所谓“热闹”，不过是教授们在白色恐怖下在贵州多少做了一点介绍外国文学的启蒙工作，跟解放后三十多年来翻译界人材济济、繁荣兴盛的局面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现在，我省不仅人民出版社大量出书，而且还初步形成了一支外国文学的翻译队伍，翻译人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编辑同志严格要求，热情支持，这种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使我不得不遵命写点回忆和希望，作为《美丽的女邻居》一书的前记。

这个集子的翻译者的爱好各不相同，挑选作品的标准也未必一致。目前我国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正在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学艺术又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读这些小说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注意洋为中用，借鉴其中进步的有益的东西，抵制那些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诱惑和侵蚀，这一点是万万不能动摇的。

一九八二年十月于贵阳

美丽的女邻居

[印度] 泰戈尔 著

徐 淦 译

我对隔壁年轻寡妇有一种近乎崇拜的感情：至少我对朋友们和对我自己都是这样宣称的。但我心灵深处的真情，即使对我的莫逆之交——南宾，也是讳莫如深的。我有一种隐秘的骄傲，因为我保持了自己爱情的纯洁，我把它深藏在心灵的最神秘的角落。她象一朵被晨露浸润的鲜花，不合时宜地来到人间。她是那样的妩媚、圣洁、饰满鲜花的婚床只能玷污她——她是为天堂而生的。

但是爱的热情就象山涧激流，无法禁锢，无法阻挡，它要飞泻，它要奔流。就因如此，我才试图用诗歌来发泄自己的感情。但又恐一支拙笔会亵渎我心中的偶像。

事有凑巧，此时我朋友南宾也为一种强烈的写诗的欲望所苦，这种冲动象山崩地裂一般向他猛烈袭击。可怜在南宾还是头一回体验到这样强烈的感觉。而他对诗歌的格律、韵律一窍不通。但他无法自持，因为他匍伏在这一魅力下，就

象一个鳏夫拜伏在他第二个妻子脚下一样。

于是南宾求助于我。他诗歌的主题既古老又永恒；他每一首诗都是向心上人表白爱慕之情。我戏谑地拍拍他肩头问道：“嘿！老朋友，她是谁呀？”

南宾笑着道：“我还不知道她在何方呢！”

我承认，在帮助朋友中我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就象母鸡孵鸭蛋，我把藏在心里的激情都倾注在南宾的情诗里。我大刀阔斧地修改，把他拙劣的歪诗变得优雅、高贵。结果，南宾每一首诗几乎都成了我的创作。

南宾常常不胜惊讶地称赞：“这正是我想说而又表达不出来的东西，你究竟是怎样捕捉到这些美好的情感的？”

我摆出一副诗人的样子：“它们来自我的遐想，众所周知，平铺直叙在诗歌里是苍白无力的，而只有想象才能使之变得娓娓动听。‘真实’是阻碍感情涌泄的巨石，而遐想能为它自己的奔放开辟出路。”

可怜的、困惑的南宾喃喃道：“对……对……我明白了，是的，当然……当然……”他想了想，又嗫嚅道：“对……对，你说得太对了。”

我早就说过，在我的爱情中，有一种细腻虔敬的情绪，总使我迟疑不决，难以下笔。但在南宾的情诗里，就象在雪白的银幕上，我流畅的词句毫无掩饰，一任倾泄。我情感的真实的热诚，融进了一首首为人代笔的情诗里。

南宾头脑清醒时会说：“但这些诗都是您写的，让我用你的名字发表吧！”

“别瞎说，”我回答，“这些诗是你自己写的，我只不过是略加修改而已。”

渐渐地，南宾对此也深信不疑了。

我不打算否认，象天文学家凝视着群星闪烁的夜空一样，我也时常把目光转向我邻居的窗户。说真话，她发现了我偷偷摸摸的睇视，也时时飞来秋波，那圣洁的、不易察觉的一瞥，能立即稳定和消除我情绪中杂芜的，不高尚的成分。

但是有一天我大为震惊，我看见的是真的吗？那是一个炎夏的下午，骤起的、强烈的西北风呼啸着，乌云在天边西北角聚积。在这样奇特、恐怖的景象中，出现了她的身影。她站在那儿凝视着苍茫的天空。我在她那深邃明亮的目光中，竟发现了无限孤凄企盼的情绪！或许，在我那光洁晶莹的月亮里，还有沸腾欲喷的火山？那无限思慕的神色，象一只热切的小鸟，鼓翼穿过云层，但那不是渴慕天堂——而是渴慕躲避风暴的心灵的港湾。

见到她神色中难以言状的激情，我几乎不能自持，我再也不满足于修改那些拙劣粗糙的歪诗了。我的整个心身都在渴望着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最后，我决定献身于这样一种事业：打破印度寡妇不再嫁的陋习。我不但准备就这一问题发表讲演和文章，还将为此而不惜倾家荡产。

南宾和我发生了争执：“永久的居孀，能保持绝对宁静和纯洁的感觉，这种沉静的美，就象在新月的皎洁的月光下，发着微光的幽静的原野，即使是重婚的可能性都会破坏这种美！”

此刻，某种伤感常常使我无名火起。假设受灾时，一个酒足饭饱的人轻蔑地谈起食物，硬要一个饿得半死的人以花香鸟语充饥，我们会怎样看待他？我愠怒地说：“你看，南宾，一堆废墟对一个画家来说可能是美丽迷人的，但房屋并

非仅供画家欣赏才修建的，相反，是要让人们能住进去。因此尽管人们有艺术上的需要，但房屋还是得不断地修理。不关痛痒地谈论居孀当然很清高，但是我提醒你记住，居孀的妇女都有一颗由于痛苦和期待而悸动的、敏感的、人类的心。”

我有一种预感，要说服南宾是件难事，或许这怪我过于激动。但当我结束这番小小的讲演时，我惊诧地看到南宾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竟表示毫无异议地赞同我的观点。我本来还打算发表更雄辩的长篇宏论，现在已没有必要了。

大约一星期后，南宾来向我表示，如果我能帮助他，他准备带头冒天下之大不韪娶一个寡妇为妻。

我非常高兴，并热情地拥抱他，还许诺提供为此番壮举所需要的所有费用。于是，南宾才吐露了真情。

我这才知道南宾的“心上人”并不是虚幻的仙女，看来，他暗暗地爱慕一个寡妇已好些时候了。在此之前，他从未把真情告诉任何人。常常刊有南宾诗歌的杂志早已送到“她”的手里，这些情诗激起了阵阵涟漪。

南宾小心翼翼地解释，他并不是以这种方式来调情。他宣称事先他并不知道她识字，他通常不落姓名把杂志寄给她的兄弟，这简直是别出心裁，一种对自己无望的激情的自我安慰。这就象把花环投到神的脚下，至于神是否知道、是否接受贡品、是否会理睬，这都与敬神者无关。

接下去是一个长长的故事，它会告诉你，那位兄弟的病终于撮合了这一对恋人。诗人南宾亲自光临，自然三句话不离诗歌，而话题也不一定局限于最初的范围。

南宾在最近的争论中又一次败给我后，终于鼓起勇气向

那位寡妇求婚。最初他碰了壁，但他鹦鹉学舌地复述我教的山盟海誓，再加上两滴眼泪，她便无条件地投降了。她的保护人马上就索取一笔款子来筹办婚事。

“现在就把钱拿去！”我爽快地说。

“但是，”南宾接着说：“你知道我还得花好几个月来使父亲息怒，好让他允许我结婚。在此期间，我们怎样餬口呢？”我二话没说，开了一张金额可观的支票，又问道：“现在总可以告诉我她是谁了吧？你不必过虑，把我看作是潜在的情敌，我发誓不给她写情诗，就写了，也一定不把诗寄给她兄弟，而寄给你本人。”

“别瞎开玩笑，”南宾说：“我并不是怕你成我的情敌才把她的名字保密。原因是，一提起这不同寻常的婚事，她就忐忑不安，要求我不要向朋友们透露此事。但现在不要紧了，一切均已圆满解决。她住在19号，就在你隔壁。”

· 如果我的心不够坚强，它早就爆炸了。·

“她反对再嫁吗？”我冷冷地问。

“现在还不，”南宾微笑着回答。

“这都归功于那些情诗的魔力吗？”

“不错，你知道，我的诗并不坏，”南宾说。“是吗？”

我在心里暗暗诅咒。

我到底诅咒谁呢？南宾？我自己？命运？反正都一样，我诅咒！

作家及作品简介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5.7—1941.8.7) 是伟大的印度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启蒙运动者。早年留学英国，他一生写了近五十册以上的诗集，十二部中、长篇小说、几十个剧本、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他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1913年由于“他那含义深远、清新而美丽的诗歌。他运用完美的技巧，自己的英语词汇，使他诗意盎然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组成部分”，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短篇小说《美丽的女邻居》描叙了两个青年与一位寡妇的恋爱故事。由于二十世纪初印度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残余思想，寡妇再嫁被认为是不贞洁的。所以一位青年只敢暗地里爱慕他的邻居——一位寡妇，而他的伙伴也只能偷偷地追求。泰戈尔在这个故事中，谴责了封建残余对妇女的禁锢和迫害，控诉了封建主义的罪恶。表现了他高度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激烈的反封建主义的态度。同时，小说也刻画出两个思想境界不同，才情迥异的文学青年，他们的形象也十分耐人寻味。

文章中语言优美而诙谐，洋溢着一种轻松戏谑的气氛，然而，它使读者发出的是“果戈里式”的含着眼泪的笑。并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加强了故事的感染力。

炮 灰

〔英国〕 萧伯纳 著
胡学文 译

在那时运不佳，声名狼藉的十九世纪末叶，有一个天气挺晴朗的日子，我忽然来到科木湖上，让身体在意大利的阳光和意大利的色彩下曝晒取暖，而心里却满怀不安地担忧着各种人为的妨碍，不利于那可爱风光。

那个地方在最好的季节，富有一种意大利美，它使得来自各个国度的人们，都会为它害怀乡病，不管他们的家住不住在意大利。这种美呀，值千值万，简直是无价之宝，然而它却分文不取，无偿奉送给正义者与不正义者，富人与穷人。它这样降低自己的身价，甚至，当我们乘坐的轮船擦过桥桩的时候，在坎底比亚码头上抢着拉锚链的意大利工人，连眉梢眼角都不瞧它一眼。这并不是它本身一钱不值，尽管它所值也相差无几；准确点说，在实业竞争的战场上，一个伦敦船码头工人的工资，就等于意大利码头工的六倍。

在码头上，态度庄严、道貌岸然的游客每天傍晚陪伴他

可敬爱的妻子，带着一副刚从维也纳归来，显得她与众不同的神气。他们出来吃客饭的时候，有一位漂亮的太太正在准备搭船，她穿着一件飘飘欲仙的长外衣，这种长外衣除非出国到海外旅游，女士们平时好象决不会缝它来穿。不过，既然这位年轻太太穿上这种阔气的长外衣，仿佛命中注定，生来就是豪华贵妇，我们不妨揣测她是美国人，而且猜想她是否正要回国去。

她正要回国去，我不骗你，她跟我要讲的这个故事毫无关系。我对她甚么都回忆不起来，只记得舷梯在她那仙女般的长外衣拂过时，需要一个听差扶着，每一小时给一便士；还有那些用一阵密集的吻别、挥手、通信和邀请来为她送行的友人们，其中主要是亨利·罗伯其夫妇一行。

罗伯其夫妇跟他们穿仙女般长外衣的女友一样，我可以说不与这个故事也毫无关系。但是，罗伯其先生增添了我心头的烦恼；因为他在那里主张“共和的激进主义”，正如天生是亨利耶泰·荷德逊的罗伯其太太，颇为得体地主张“戏剧艺术”那样，每小时一便士的工资，无论对于哪种主张都是半斤八两，毫无好处。

坎底勒比在我们轮船开动后的尾波中立刻消失，罗伯其先生早在五分钟以前就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了，罗伯其太太还在那么矫揉造作地摇手，穿仙女外衣的年轻太太跟她比较起来，简直显得相形见绌。

我站在一块类似最上层甲板的顶端，居高临下地俯视那班腰包不硬、为着省钱而坐在主甲板上的下等乘客。他们当中，有些是因为船上没有四等舱好坐，只得坐三等舱旅行。而我坐的却是头等舱，因为船上再也没有更好的特等舱了。

一位叫做柯斯莫·孟克豪斯的先生站在我的旁边，为了加深艺术感受，正在留心观察湖上的景色（既然我这样猜测他，他也会这样来猜测我）。原来他为生活所迫，曾当过抄写讣闻的“文职公务员”，后来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做文艺学徒，还想写点儿诗。我挺喜欢孟克豪斯：就这件事而论，他是一位比我看上去还要令人愉快的人物。柯斯莫年纪相当大了，啥都显得老气横秋，因为他的生活经历已经在他身上深深地留下烙印。我胡乱作了一个心算，大概计算出来的结果是：他每天工作六小时，连礼拜天和假日都计算在内，每小时十先令左右。所以，他就顶得上一百二十个意大利工人。他代表第一流的批评界，我当时正在干那个行业。当他一直朝前凝视着彤云密布、五彩缤纷的地平线时，我对他的脸孔作了一番研究。我察颜观色，发现他的脸上有一种我在所有相识的中年人脸上曾经注意到的表情，他们终生热爱艺术；不但以写出艺术大师们的生平著述为荣，而且乐于撰写评论文章，把创造艺术杰作当成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有的甚至已经多少创作出一点艺术作品（通常是一首小诗或故事传说），如果他们对自己所喜爱的大师的作品一无所知，毫不熟悉的话，决不会创作出这点作品。那是一张凹陷的奇特脸孔，仿佛它的全部活力已经消失殆尽，要是皮肤下面没有那点血肉滋润，再继续脱水，必定会变成一个完全干枯的木乃伊。但是，当我注意观察孟克豪斯这张脸孔的时候，我还看见他一直在抽香烟；我所认识的其他艺术爱好者也全都爱抽香烟；现在引起我烦恼的问题究竟是抽烟的习惯，还是把“艺术”当成精神食粮来代替“人生”的习惯，它使得人们在这种奇特的方式掩盖下死亡。想当初我握管伊始，早就下定决心，不让

自己变成一个文学家，只是把笔当作工具使用，决不把它当作偶像崇拜。顷刻之间，我变得目中无人，根本瞧不起耍笔杆子这个行道，并且确实感谢上苍大发慈悲，保全面子，不让我当上文学俱乐部的一个“酷爱艺术之徒”，这时候，一阵怪腔怪调的歌声从甲板下面突然爆发出来，狂呼乱叫，喧哗吵闹，并且歌声中还带有一种乐极生悲的压抑调子。

我从栏杆上往下一看，就在我的甲板下面，站着三个年轻小伙子，个儿长得又高又大，不好再叫他们做少年，每个人的帽带中间都夹着一张好象“所得税”收据那样的证件，互相用胳膊亲昵地挽着脖子，吊起高喉大嗓，放声纵情歌唱。这三个小伙子都有点儿醉意朦胧，但是不象英国人喝了英国酒那样会醉得一塌糊涂。他们决心要兴高采烈地大乐特乐，一位小伙子摇晃着帽檐上的丝绸缎带，作了一场快活的精采表演。我仔细捉摸他们所唱的字句，以便弄清歌词大意，可是除开呱啦呱啦，样子象唱歌以外，那歌词毫无意义，简直是个“十八扯”。他们瞎编乱唱士兵生活的欢乐幸福啦、冒险奇遇啦、荒唐胡闹啦、轻佻爱情啦、酗酒闹事啦，以及任意胡作非为、不顾一切后果啦。那个居中领唱、嗓子最小的可怜小鬼，突然停下来大放悲声，痛哭起来。右边那个小伙子出于同情，也跟着痛哭流涕；可是左边最冷静的小伙子却使他们重振旗鼓，比刚才更加放肆，不顾一切地大声歌唱。

唱了一两曲以后，那歌声又零零落落。最后那儿声哀鸣，被右边那个小伙子重新起头，他用一副最令人感动的姿态慷慨悲歌，唱出远离家乡、远离母亲以及诸如此类的离愁别恨。他们对这首歌相当欣赏：真的欣赏，他们十分成功地把它

唱完。神经受到抚慰，他们镇静下来了，谈一会儿，喝一点儿，然后开开玩笑，做做怪样；最后突然心血来潮，齐声唱起一首杀气腾腾的征服者之歌，这种歌只有魔鬼才爱唱，歌词大意是，当他们一旦入伍当上征服者的时候，剑术比武、滚木球戏和女人的赞美，就会变成他们仅有的爱好。他们接连唱了两段都没有哭；后来站在中间的那个小伙子突然一下倒在他战友的脖子上，当着众人的面，可怜巴巴地嚎啕大哭起来。

于是，我才恍然大悟，夹在他们帽带中间的那些证件用意何在。他们是最近刚抽中了签，被征召来的新兵，正在乘船去服役的途中。在下一站码头，他们全都下船走了。除此之外，我对于那晚上在科木湖上所看见的事情，甚么都记不起来，似乎我自己不曾在那里搭过轮船和上岸登陆。

若干年以后，在马尔他岛一个雷鸣闪电的傍晚，被我忘却了的那段回忆又重新浮上心头，我在那里被迫驾驶一艘东方轮船公司开往英属地中海特遣舰队的班轮。眼前一片漆黑，海水汹涌澎湃。我实在不想上那里去，可是，作为一个比我高明的水手，船长非去不可，此外还得因公出航。我们的班轮掉了队，远远落在别的船只后边；当我们转向右航（住在陆地上的人们叫做船的右舷）的时候，海港上的导航灯全被关掉。因为茫茫大海拦住我们，轮船在海上颠颠簸簸地航行，我们的两条腿在白粘土鞋中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我们在轮船上毕恭毕敬地穿上白粘土鞋，正如我们在陆地上穿黑漆皮鞋一样。那白粘土给人们带来许多麻烦，而且对肺部有害；可是，如果我们在轮船上不坚持穿白粘土鞋，就不会被人当成有教养的上等人尊敬。那晚上，我毕竟挺得